

青春岁月

“硬核”状元郎

马海霞 文/图



祖父和外祖父同村，两家隔着一条胡同，但风水大不同。外祖父是教书匠，祖上出过举人，祖父是石匠，深刨家族历史，搜不到一位文化人，当代读书郎也皆不是读书的料，祖父怕人嘲笑，对外常说，不是家族人不聪明，是风水问题，祖坟不冒“秀才”这股烟儿，没办法的事儿。那年，祖父想改风水，不顾外祖父的“成分”问题，顶着压力，让父亲娶了母亲。还好，我成绩优异，初中毕业会考全年级排名第二。祖父看到了希望，见人就汇报我的成绩，在他眼里，全年级第二和全国第二差不离，高中再努力，就能高中状元郎。进了重点高中，都是好学生，我优势全无，成绩渐渐稀松，但祖父不知道这些，我也不

向他汇报，他还沉浸在孙女就是状元郎的美梦里，每次家族聚会，祖父都把我隆重推销出去，特别是祖父的六个女婿，为了哄老岳父高兴，也把我夸得好像真中了状元一样。一次祖父过生日，家族里的男人都喝高了，小姑父当着众人表态，我若考上大学，他支援两千元，众姑父也不示弱，纷纷响应。两千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绝对是个大数目，那是小姑父大半年的泥瓦匠收入。下午姑父们酒劲儿消散了，又赶紧把话往回倒，小姑父说，海霞若能考上清华，我奖励她二千元；若是考上省内重点大学，我奖励她一千元，若是考上普通大学，奖励五百元。众姑父们也跟着点头，赞同小姑父的提议。高三下半学期，祖父得了肺

癌，高考前半月，祖父离世。去世前，祖父拉着我的手，似有话要说，父亲说，放心吧，你孙女肯定是状元郎。祖父用微弱的声音说，不用给她压力，考过“孙山”即可；若落榜了，也不许数落孩子，那是风水问题。院子里，小姑父顺着祖父的话给我解压，用不着有压力，考啥啥好。大姑父爱开玩笑，一针见血地说，“你这几个姑父都穷，讲真，五百元我们拿着也沉甸甸的，你小姑父的意思是考个二百元的大学荷包最得意。”祖父走了，带走了祖坟上刚冒出的那股青烟儿。高考成绩出来，母亲对我一顿臭骂，多年来再冉再高的希望，就此破灭。我的成绩羞于启齿，但我还是考过了“孙山”，只不过成绩不理想罢了。从高考完第一天，到高考出

成绩那天，亲朋们一直挂念我的成绩，特别是六个姑姑，几乎每天一问。成绩出来后，母亲觉得没面子，我更是无颜见江东父老，躲在家里不敢踏出家门一步。那天，姑姑们来了，她们听说高考放榜了，一刻也沉不住气，跑来我家问问考得如何。母亲一挂脸，说，考得不好，辜负了大家厚望，还说我都没脸出门了。姑姑们挤进屋内劝我，鸡汤倒了一锅又一锅，我还是不见半丝笑容，最后小姑拍着我的肩膀，说，“海霞，我跟你说话用实话吧，不是你实力不行，是咱祖上风水不好。”大姑也附和说，“臭姑父烂姨夫，有这些不想掏钱的主儿念叨着，风水能好才怪。你爷爷留下话了，考过‘孙山’，能有学念就是胜利。”姑姑们把我说乐了，我这成绩解救了多少人的荷包呀。多年后，想起我的高考，满满的暖阳，感谢我的“戏精”亲戚：考得好，他们会说是我实力所致；考砸了，他们不嘲笑、不鄙视，而是吐槽风水问题。我在他们心里，永远是“硬核”状元郎。

图片故事

社区“大明星”

李仲文/图

早起锻炼的途中，遇到了熟人老藏，他正领着孩子对着路边的迎春花拍照。其实他不仅是我的熟人，也是社区许多居民的熟人。这不，我还没开口，已经有好几位和他打招呼了。“老藏，领着孩子出来拍照片啊，抽空去我家看看，水龙头有点拧不死了。”“藏师傅，我家墙上有个插座不好，回头去看看啊。”老藏一边不停地应承，一边掏出个小本记下了这些事情。“老藏，今天怎么有空出来赏花啊？”我好奇地打招呼。老藏是新市民，开了一家小五金店，同时在社区为居民干些水电维修的活，平时忙得很。“孩子要完成课外作业——春天来了，带着他过来拍几张照片。”老藏笑着回答。“这些花，在老家很多，路旁、沟边，漫山遍野的，不稀罕，但孩子没见过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老藏转头看向了那些迎春花，眼光似乎柔软了许多。“孩子现在难得回趟老家，真应该带他回去好好转转。”老藏接着说，语气中流露出些许的乡愁。认识老藏有十余年了，他刚进城的时候，日子过得十分拮据，曾经和妻子翻遍口袋只找到5块钱。但他没有沮丧，靠着自

己“勤快肯干”的习惯，多跑腿、多动嘴，真心实意地去为居民解决一件件小事和难事，逐渐赢得了居民的信任。有一次，我家里下水道堵塞冒溢去请他帮忙，当时他正在吃饭，二话不说放下碗筷就赶到了我家，因管子老旧不敢使用机械，最后他下手清理才解决问题。而且老藏还愿意学习，不仅考取了电工资格证书，还掌握了电焊技术。居民家里大部分的维修活计，他都能解决，于是生意是越来越好，人气也是越来越旺。现如今，他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在城里购买了房子，整个家算是彻底安顿下来了。赚钱后的老藏，依然保有纯朴的本真。一次他骑电动车外出维修，一辆小轿车突然转向将他连车带人刮倒在地。司机是位年轻的小伙子，他扶起老藏忙问：“怎么样，去医院看看吧？”老藏则回道：“没事，我骑得也有点快了。”司机一时语塞，没想到老藏会这么回答，这么大度。老藏整理了一下，骑车消失在街巷中。旁边的人纷纷说，小伙子，你遇到好人了。老藏是好人，我也深表赞同，他和妻子还一起加入了社区



志愿者队伍，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，对那些孤寡老人、残疾人，维修服务仅仅收取材料成本费用，许多小活还一分不收，免费服务。为此，居民交口称赞。晚上，老藏将孩子写的作业发给我，说是让我帮忙改改。孩子这样写道：爸爸告诉我老家迎春花很多，我一定要回去看看。我最喜欢迎春花的花蕾，像是一挂挂小小的风铃，叮叮咚咚间，奏响了春天的序曲。默念着这段文字，注视着所配照片中的迎春花，我想，一株植物，一朵花，足以给人以启迪，印刻在生命的某个截面。迎春花不择地势、坚韧顽强，渴望在春天里盛开的勃勃生机，一定潜移默化地印在了老藏的心里，给了他在困境中坚持，无悔前行的勇气。

北京秘密

这个世界，有一种精神不死

三访燕南园

汤用形的儿子汤一介，从小耳濡目染，子承父业，从事哲学研究，出版过《郭象与魏晋玄学》《早期道教史》《在非有非无之间》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》等著作。2002年10月，他向学校领导提出编纂《儒藏》的构想，得到了张岱年、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。2003年，教育部批准立项，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，正式启动了《儒藏》工程，汤一介任《儒藏》首席专家，另有日本、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共约500人参加编纂。

位于燕南园正中的60号院是一栋西式建筑，曾是著名语言学家、翻译家、诗人和散文家王力先生的居所，王力一生出版过40多部专著，50多年执教生涯中开设过20多门课程，70多岁还学会越南语，从而能熟练运用7种语言。他在燕南园住了整整30年。王力的几个孩子也都有出息，传为佳话：儿子王缉志是四通打字机的发明人，女儿王缉慈是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的退休教授，儿子王缉思曾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，儿子王缉宪则是香港大学地理学系教授。一家两代人的记忆，都和燕南园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2014年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时曾来到人文学院，和87岁的汤一介促膝交谈，了解《儒藏》编纂情况。时隔4年，我来到燕南园探访，随口问起：“汤先生还在吗？”“他已经去世了，不过乐先生还在。”学校工作人员说。“乐先生”，就是汤一介的夫人乐黛云先生。北大就是这样薪火相传——既有家学渊源，又有伉俪情深：乐黛云和汤一介是同学，是比较文学专家，出版过《比较文学原理》《中西比较文学教程》《跨文化之桥》等专著。她和汤一介共同出了一本随笔集，是“连理丛书”中的一种：《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》。

“北大主义者，即牺牲主义也” 燕南园西南角，63号院是一座翠竹环绕的平房，这里住过富有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、人口学家马寅初：他曾怒斥“四大家族”，被蒋介石逮捕监禁；曾化装成厨师坐船投奔共产党解放区；担任北大校长后，每逢演讲，开头的问候总是：“弟兄们！”一侧墙上，镌刻着马寅初的头像和他关于“北大之精神”的一段名言：“所谓北大主义者，即牺牲主义也。服务于国家社会，不顾一己之私利，勇敢直前，以达其至高之鹄的。”

2014年9月9日晚，汤一介离世，10月出版的《燕南园往事》，成了老人生前最后一部作品，也是汤一介、乐黛云夫妇与女儿汤丹、儿子汤双合著的唯一一本家庭回忆录，回忆自1952年搬入燕南园58号以来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咸的五味杂陈。汤家的故事，在燕园里流传，而王力一家的故事，也堪称传奇：《古代汉语》是我们大学时都学过的教材，王力也因此名满天下。房屋高耸，廊柱巍峨……



李斌 主编

征稿启事

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 期待您的来稿
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。在这70年中，也许您或您的先辈上过战场，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黎明；也许您或您的先辈为新中国建设奉献青春和忠诚；也许您家里有一张照片，见证了70年历史的某一个瞬间；也许您的名字就叫“建国”……即日起，本版开展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活动，征文围绕国庆70周年主线，以“个人”与

“国家”的关系为视角，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、追求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、各行各业的发展成就。稿件要求：800~1200字。来稿请注明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活动，并附上作者的详细个人信息。来稿请发至：ldwbgh@126.com。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 63523314 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